

the Sovereign Individual

主权个人：掌握信息时代的变革

James Dale Davidson

Lord William Rees-Mogg

1997 年初版

2020 年再版

目录

2000 年转折点

感觉有大事即将发生，各种图表向我们展示了世界人口每年的增长，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、网站地址、一美元能买到的存储容量，它们都在世纪之交后飙升到一个渐进点：奇点。在那里，一切我们已知的都将结束，某些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理解的将会诞生。

——《千年时钟》丹尼·希利斯（Danny Hillis）

1.1 预言

在耶稣降临后的第一个千年之交，世界并未像传说的那样毁灭。其后，在过去的一千年里，公元 2000 年的到来一直困扰着西方人的想象。神学家、传教士、诗人和预言家都在张望着本世纪最后十年的结束，期待着历史性事件的发生。权威如伊萨克·牛顿，也曾经预测，整个世界将随着 2000 年的到来而结束（另外一种说法，牛顿预言世界将会在 2060 年重置）。米歇尔·德·诺斯特拉达穆斯（Michel de Nostradamus），他的预言首次出版于 1568 年，每一代人都读过。他预告，基督的敌人将会在 1999 年 7 月到来。瑞士心理学家卡尔·荣格，“集体无意识”的鉴别大师，预言一个新时代会在 1997 年来临。这些预言也许很可笑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当大众不确定该相信什么的时候，预言会焕发出一些病态的吸引力。

在过去的 250 年里，一种对未来的不安，给西方社会特有的乐观主义染上了阴影。

各地的人们都犹豫不决，忧心忡忡。你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到，从他们的谈话中听到；它反映在民意调查中，登记在选票箱中。就像在乌云密布、闪电到来之前，大气中看不见的离子的物理变化，已经预示了雷雨即将降临。

如今，在千禧年的黄昏，空气中弥漫着变革的预感。一个又一个人，在一种行将结束的生活方式下，感受到时间就要燃尽。随着最后十年的过去，一个肃杀的世纪，同时也是人类成就辉煌的一千年，就此告以终章。所有的一切，都将因 2000 年的到来而画上句号。

你地上不再听到强暴的事，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。

——《以赛亚书》60 章 18 节

我们相信并将论证，西方文明的现代阶段也将随之结束。像许多早期探索一样，本书尝试在黑暗之中，凝视一个模糊的玻璃杯，勾勒出它尚未成型的、未来的模样和尺寸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的作品，就是 Apokalypsis 这个词的希腊文原意，即末日启示录。Apokalypsis 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“揭开面纱”。我们相信，一个新的历史阶段，即主权个人的时代，即将被揭幕。

我们正在目睹一个崭新逻辑空间的开始，一个即时的电子万物场，我们可以访问、走进和体验。简而言之，一种新型社区在向我们走来。虚拟社区将成为世俗天国的模范；正如耶稣所说，在他父的天国里有众多华夏，因而也会有众多的虚拟社区，每一个都反映他们自己的需求和愿望。

——迈克尔·格鲁索 (MICHAEL GRASSO)

1.2 人类社会的第四阶段

本书的主旨是探讨一场新的权力革命，它将以 20 世纪民族国家的毁灭为代价，解放出个体。创新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了暴力的逻辑，并且正在革新未来的边界。如果我们的推论是正确的，你们正站在一场有史以来最宏大的革命的门槛上。微处理的速度之快，超出所有人的想象，它将颠覆和摧毁民族国家，并在此过程当中，创造出新的社会组织形式。这场变革绝非儿戏。

它所带来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，与既往的任何事物相比，它发生的速度都难以置信。纵观历史，从最初时期到现在，人类的经济生活只经历过三个基本阶段：（1）狩猎和采集社会；（2）农业社会；（3）工业社会。现在，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的，是一个崭新的阶段，也就是人类社会组织的第四阶段：信息社会。

前面的几个社会阶段，对应着暴力演进以及人类控制暴力的不同时期。我们将详细阐释，信息社会有望极大地减少暴力的回报，部分原因是它超越了地域性。新的千年，掌控大规模暴力的优势，可能会远远低于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任何时候，这将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
其中之一是犯罪率的上升。当有组织、大规模的暴力的回报率下降时，较小规模暴力的回报率则很可能会上升。暴力将变得更加随机和局部，有组织犯罪的范围会扩大。我们将就此作出解释。

从逻辑因果来看，暴力回报率的下降，将导致政治的黯淡。很多证据表明，20 世纪支撑起来的民族国家的公民神话，正在被快速地抛弃。共产主义的死亡只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。我们将详细探讨，西方政治领导人的道德败坏，以及日益严重的政治腐败，绝非偶然。它证明了民族国家的潜力已经耗尽。人们不再相信政客口中的陈词滥调，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。

1.3 历史将会重演

这种情形与过去惊人地相似。每当发生技术变革，旧的规制就会被新的经济驱动力甩脱。社会的道德标准随之改变，人们开始越来越不屑地对待旧体制的掌权者。

在新的革命意识形态达成一致之前，这种普遍的反感往往已经显露出来了。十五世纪末就是如此，当时的教会是中世纪封建主义的主导机构。尽管人们还普遍相信“教职的神圣性”，但是无论高级还是低级的神职人员，都遭到了极大的蔑视。

这与今天的人们对待政治官僚的态度并无二致。

当今的世界被政治所充斥，与 15 世纪末宗教充斥一切的生活相类比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15 世纪末，支撑宗教制度的成本已经到了历史的最顶点，就像今天政府的成本已经到了极限，抵达衰败的边缘。

我们都知道，在火药革命之后，有组织的宗教发生了哪些变化。技术的发展创造了强大的动力，促使宗教机构缩减规模，降低成本。在新千年的初期，一场类似的技术革命，注定将彻底缩小民族国家的规模。

今天，经过一个多世纪电力技术的发展，我们已经将自身的中枢神经系统扩展到了全球，无远弗届，就我们这个星球的范畴而言，空间和时间已经被废止。

-马歇尔·麦克卢汉（MARSHALL McLUHAN），1964 年

1.4 信息革命

随着大系统的加速崩溃，作为塑造经济生活和收入分配的一个因素，系统性的强制将会式微。很快，在社会机构的组织中，效率将会比权力的分配更加重要。在网络空间，一个全新的经济领域将会出现，它不受人身暴力的制约。最显著的利益将会流向“认知精英”，他们将越来越多地在政治的边界之外进行运作，他们在法兰克福、伦敦、纽约、布宜诺斯艾利斯、洛杉矶、东京和香港都有住所。国家内部的收入会更加不平等，但是在这些管辖区，收入将更加平等。

《主权个人》这本书，会探讨这场信息革命将带来的社会和金融后果。我们的愿望是，帮助你抓住新时代的机遇，并避免被它的冲击波给摧毁。如果我们预期的事情有一半会发生，你就将面临史所罕见的沧海剧变。

2000 年的变革将改变世界经济的特征，不仅翻天覆地，而且比以往任何阶段都迅猛无比。它不会像农业革命，需要几千年的时间；也不会像工业革命，蔓延几个世纪。信息革命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发生。

更重要的是，在世界各地，它几乎会同时上演。技术和经济的创新，将不再局限于一小部分地区。它对旧世界的突破，如此高远，乃至古希腊等早期农业民族所幻想的众神的仙境，都将成为现实。多数

人不愿意承认，但事实将会证明，大多数的当代组织，在新的千年里，在很大程度上都很难或者不可能存在。信息社会一旦形成，它与工业社会的区别，将像埃斯库罗斯的希腊与穴居人的世界的差别一样大。

1.5 解缚的普罗米修斯：主权个人的崛起

最令人鼓舞的事情莫过于，人类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来提升自己的生活能力；而这种能力毋庸置疑。

——亨利·戴维·梭罗（HENRY DAVID THORAU）

这场转型，带来的既有好消息，也有坏消息。好的一面，信息革命将使个人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。有能力自我教育的人，将第一次完全自由地创造自己的工作，实现自身生产力的全部利益。天才将得到释放，既不受政府的压迫，也不受种族和民族偏见的拖累。

在信息社会里，任何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，都不会被别人的错误意见所羁绊。地球上的大多数人，不管他们对你的种族、长相、年龄、性取向、发型的看法如何，都无关紧要。在网络经济中，他们永远不会看到你。丑陋的、肥胖的、年老的、残疾的，将完全匿名地，在网络空间的新疆域，与年轻漂亮的人平等竞争。

1.6 思想即是财富

在信息时代，英雄不问出处。才能，无论它在哪里出现，都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回报。在这样一个环境中，财富的最大来源将是你脑子里的想法，而不仅仅是物质资本；任何一个头脑清晰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富翁。信息时代将是一个向上流动的时代。世界上的很大一部分地区，有几十亿人，从来没有充分分享过工业社会的繁荣，信息时代将为他们带来更加平等的机会。那些智慧过人、能力出众、充满抱负的个体，将会作为真正的主权个人涌现出来。

主权个人处在生产力的最高峰，他们之间的竞争和互动，简直与希腊众神之间的关系遥相呼应。下一个千年，网络空间将成为神秘莫测的奥林匹亚山，它没有实体，看不见摸不着，但有望在新千年的第二个十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。到 2025 年，网络经济的参与者将数以百万计。他们中间将会出现很多比尔·盖茨，每个人都身家百亿美元。那些年收入不到 20 万美元的人，将成为网络穷人。

没有网络战，没有网络税，没有网络政府。未来 30 年最伟大的经济现象，很可能是网络经济，而不是中国。

好消息是，在这个新的领域，政客们要支配、压制、管理大部分商业，其难度不亚于古希腊城邦的立法者想修剪宙斯的胡须。全球经济的很大一部分，会从政治的控制中解放出来，这将迫使残余的政府组织，必须按照更贴近市场规则的方式运行。最终他们将别无选择，只能把国土内的人民当作客户去服务，而不能再像有组织的犯罪分子那样绑架勒索。

1.7 超越政治

神话中所描述的众神的世界，将成为个人可行的选择，那就是一种国王和议会无法触及的生活。开始是几十人，然后是几百人，最终是几百万人，个体将纷纷摆脱政治的束缚。他们的成功，将改变政府的性质，缩小强权的领地，扩大私人控制资源的范围。

主权个人的出现，将再次证明神话的奇特预言力。早期的农牧民族，对自然法则几乎一无所知，在他们的想象中，“我们应该称之为超自然的力量”无处不在。

这些力量有时由人运用，有时被“神的化身”运用。在詹姆斯·乔治·弗雷泽爵士的《金枝》中，描述了一种“伟大的民主”，在那里，神的化身看上去和人一样，并且与人们互动。

当古人想象到宙斯的孩子就生活在他们中间，这激发了他们对魔法的深刻信仰。与其他原始的农耕民族一样，他们敬畏大自然，并且迷信地认为，自然界的造化是由个人的意志和魔力所促成的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他们对自然和神灵的观念，并非一种自觉式的预言。他们远没有预见到微处理技术的出现；他们无法想象到，在数千年之后，这项技术对提高个人边际生产力所产生的影响；他们当然也不可能预见，权力和效率之间的平衡将因此而被改变，创造和保护财产的方式也因此而被改写。然而，古人们在编织神话故事时所想象的，与你可能会看到的世界，将产生奇特的共鸣。

1.8 新的 Abracadabra 咒语

例如，召唤魔法时念的咒语“abracadabra”，就与我们登陆计算机的密码有很奇怪的相似之处。在某些方面，高速计算已经使我们可以施展类似精灵的魔法。初代的“数字仆人”就像被封印在魔灯中的精灵一样，被封在计算机之中，听从机主的召唤，执行他的命令。信息技术的虚拟现实将拓宽人的愿景，使人类能够想象到的一切，都看上去和真的一样。远程呈现赋予人类以超自然的速度跨越距离，从万里之外监控事件的能力，就像希腊人认为的赫尔墨斯和阿波罗那样。信息时代的主权个人，犹如古代和原始神话中的神一样，在适当的时候，会享有一种“外交豁免权”，摆脱古今中外的凡人都备受困扰的政治问题。

新的主权个人，和那些受支配的普通人生活在同样的物理环境中，但在政治上，他们却处于一个独立的空间，就像神。主权个人将掌握更多的资源，并且超越于强权之外。在新的千年里，他们将重新设计政府，重新配置经济。这种变革的深远影响，难以想象。

1.9 天才与天惩

对于任何一个追逐理想和成功的人来说，信息时代的回报将无与伦比。这无疑是几代人以来最好的消息，但也是一个坏消息。基于个人自治的新型社会组织，以及建立在能力之上的、真正的机会均等，会使才能出众者，得到超级的回报和个人自主性。但是，个人要对自己担负的责任，也会远远超过他们在工业时期所习惯的。此外，在整个 20 世纪，先进工业社会的居民，享受了不劳而获的优越生活，这种

优势也将被削弱。在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（1997 年之前），世界上前 15% 的人口，人均年收入为 21000 美元；其余 85% 的人，平均年收入只有 1000 美元。在信息时代的新环境下，过去囤积起来的巨大优势，必将烟消云散。

随着它的消散，民族国家大规模重新分配收入的能力将崩溃。信息技术加剧了各管辖区之间的竞争。技术是流动的，交易是在网络空间进行的。任何人只要有一台便携式电脑，和一条卫星网络，就可以在任何地方，从事几乎任何信息业务，包括世界上数以万亿美元的金融交易。当这种发展愈演愈烈，政府将无法再为它们的服务收取超出其价值的费用。

这意味着，你不再需要为了高收入，而不得不生活的高税率的国家和地区。在未来，大多数财富可以在任何地方赚取，甚至可以在任何地方消费。到那时，政府试图对它的永久居民收取高额的服务费，只会丢掉它们最好的客户。如果我们的推理是正确的，我们相信它是正确的，那么，大家所知道的民族国家，将不会再以任何类似现在的形式而存在。

1.10 国家的终结

技术的变革，将削弱占支配地位的机构权力，这势必会导致紊乱和危险。就像在现代社会的早期，君主、领主、教皇和权贵们，为了维护他们习惯的特权而发动残酷的战争一样，今天的政府也同样会使用暴力，以隐蔽的、武断的手段，试图推迟或阻止末日的到来。面对技术对权力的挑战，国家会像采用一系列无情的外交手段，就像以往与其他政府打交道一样，去对付主权个人，也就是它的前公民。

1998 年 8 月 20 日，美国发射了一颗价值约 2 亿美元的战斧式 BGM-109 海射巡航导弹，轰炸一个据称与流亡的沙特亿万富翁乌萨马·本·拉登有关的目标。这一事件，为新的历史阶段的揭幕，增添了轰动效应。美国还同时摧毁了苏丹喀土穆的一家制药厂，更为本·拉登增添了荣耀。拉登成为历史上第一人，因为他的卫星电话而成为轰炸目标。

本·拉登作为美国头号敌人的出现，使战争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改变。尽管他拥有数亿美元，但是一个人，现在居然可以被令人采信描述为对美国——这个工业时代最强大的军事力量——的巨大威胁。美国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助理，在声明中把本·拉登描绘成一个跨国恐怖分子，是美国的一大劲敌，让人联想到冷战时期对苏联的宣传。

将本·拉登提升为美国主要敌人的军事逻辑，也将体现在政府与其国民的内部关系中。越来越严厉的税收技术，必然会导致政府和个人之间出现一种新型的谈判。

技术将使个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主权，而他们也会像主权组织一样被对待。有时候作为敌人被暴击，有时候是平等的谈判对手，有时候则成为了盟友。

但是，无论政府多么冷酷，对它们来说，即使与中情局和国税局的联姻，用处也都不大，特别是在过度时期。要求与主权个人谈判的呼声与日俱增，而这些人资源可不再那么容易被控制。

信息革命不仅给政府带来巨大的危机，而且会使所有的大型机构解体。在 20 世纪，十四个帝国消失了。帝国的瓦解，是民族国家本身消亡过程的一部分。政府将不得不适应日益增长的个人自主权。税收能力将骤降 50-70%，较小的管辖区可能会更加成功。制定有竞争力的条件，以吸引有能力的个人及

资本，相比在各大洲，飞地更有机会赢得这个挑战。

我们相信，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解体，现代的野蛮人将会更多地在幕后行使权力。

就像俄罗斯黑手党这样的团体，包括前苏联的骨干成员，其他种族的犯罪团伙，名流，毒枭，和变节的秘密机构，他们将制定自己的法律。他们现在已经这么做了。现代的野蛮人，已经侵入了民族国家的体内，只是没怎么改变它的外表；这一点，远远超出人们普遍的认知。他们是微型的寄生虫，以垂死的系统为食。就像战争中的国家一样，这些团体在更小的范围内使用国家级的技术，残暴且不择手段。微处理技术，缩小了团体必要的规模，便于更有效地使用和控制暴力。随着这一技术革命的展开，暴力掠夺会越来越多地在中央的控制之外。而遏制暴力的努力，也将更多地转移到高效率的手段上，不再取决于权力的大小。

1.11 历史的逆转

民族国家在过去五个世纪的演进，在信息时代将被新的发展逻辑所颠覆。地方性的权力中心将重新确立，因为国家主权将变得支离破碎、互相重叠。有组织犯罪的与日俱增，只是这种趋势的一个反映。跨国公司已经不得不把大部分工作分包出去，除了必要的部分。一切大型的企业集团，如 AT&T、Unisys 和 ITT，为了更好地运作，已经把自己分拆成了几个公司。民族国家就像一个笨重的集团公司，将不得不下放自己的权力；但是，在发生金融危机并迫使它这么做之前，可能性不大。

不仅世界上的权力在发生变化，工作也在变。这意味着商业的运作模式也将不可避免地改写。虚拟公司证明了，随着信息和交易成本的不断下降，企业的性质正在发生全面的转变。信息革命带来的影响，不仅将使公司解体，也会使所谓的“好工作”消失。在信息时代，“工作”是指一个项目或任务，而不再是你拥有的一个“职位”。微处理技术创造了全新的经济活动领域，超越领土与边界。这种超越，也许是自亚当和夏娃被造物主从伊甸园赶出去之后，最具革命性的发展。

“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”。随着技术革新人们使用的工具，法律将会过时，道德将被重塑，观念将被改写。本书会解释这种转变的发生。

快速发展的计算机和通信技术，使个人能够自由地选择工作地点。互联网上的交易可以被加密，税收部门想在很短的时间内捕捉到，几乎不可能。离岸的免税资金的复利增长，已经远远超过了在岸资产，而这些在岸的，还要遭受 20 世纪民族国家征收的高额税负。千禧年之后，世界上的大部分商业，都将迁移到网络空间。在这里，政府的统治力，并不比它们对海底和外星的统治强多少。自古以来，身体暴力一直是政治最初及最后的威胁；在网络空间，这种威胁就失灵了。在网上，温和的人和强壮的人，在同等的条件下相遇。网络空间是终极的离岸管辖区，免税的经济体，镶满钻石的空中百慕大。

当这个最大的免税天堂，完全对商业开发时，基本上所有的资金都将成为离岸资金，由其所有者掌控。它带来的后果，将如瀑布般倾泻而下。长期以来，国家已经养成了习惯，对待它的纳税人就像农民对待奶牛，把它们圈在农场里挤奶。但是不久之后，奶牛将长出翅膀。

1.12 国家的复仇

就像一个绝望的农夫，国家一开始肯定会采取绝望的措施，去围堵和阻碍逃跑的牛群。它会使用隐蔽的、甚至是暴力的手段，限制人们获得和使用解放性的技术。

但是这种权宜之计根本于事无补，只能暂时奏效。20 世纪民族国家，带着它所有的虚伪造作，将随着税收的减少而饿死。

当国家发现无法再通过增加税收来满足自己运转的支出时，它会采取更加绝望的措施；其中之一就是印钞票。所有的政府都已经习惯了对货币发行的垄断，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贬值。这种任意而为的通货膨胀，是 20 世纪所有国家货币政策的突出特点。即使是战后最好的国家货币，德国马克，也从 1949 年 1 月 1 日到 1995 年的 6 月底，贬值了 71%。美元同期则贬值了 84%。这种通胀的效果，和对所有持有货币的人征税是一样的。后文我们将会探讨，随着加密货币的出现，通货膨胀将在很大程度上别摒除。得益于新的技术，财富的持有者可以绕过发行和监管货币的现代国家的垄断机构。国家继续控制着工业时代的印钞机，但是，它们控制世界财富的重要性，将被没有实体存在的数字算法所超越。在新的千年里，私有市场控制的网络货币，将取代政府发行的法币。只有穷人会成为通胀以及随之而来的通缩的受害者，这是不断地向经济注射法币、制造人工杠杆的必然后果。

即使传统上很文明的国家，当税收和通胀的恶化超出政府习惯的范围，也会变得恶劣不堪。随着征税越来越难，一些古老的、武断的税收方式将重现江湖。终极形式就是预扣税，它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劫持人质。当财富外流加剧，一些火烧眉毛的政府将会拿起这一武器。不幸的人会发现自己被选中，以一种近乎中世纪的手段进行敲诈勒索。向个人提供有利于实现自治能力的服务的企业，将受到渗透、破坏和干扰。任意没收财产在美国已经司空见惯，现在每周发生 5000 起，未来会更加普遍。政府将侵犯人权，审查信息的自由流动，破坏有用的技术，甚至更糟。西方政府将使用利用极权手段压制网络经济，就像已经解体的苏联，曾经出于同样的原因，试图阻挠个人使用电脑和施乐印刷机，但最终徒劳无功。

1.13 卢德分子的归来

政府的强制手段，可能会得到某些人的欢迎和支持。个体解放和个人自治，虽然是好事，但是对许多被转型危机吓坏了的人来说，则是一个坏消息，他们不期望自己会成为新的社会结构中的赢家。

1998 年亚洲经济崩溃之后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·穆罕默德实施了严厉的资本管制，明显很受欢迎。这说明了，对民族国家主导的、老式的、封闭型经济仍然抱有热情的，大有人在。无可逃避的转型危机将导致怨恨，而怨恨助长人们对过去的怀旧。最大的怨恨，可能主要来自于目前富裕国家的中等人才；他们会尤其觉得，信息技术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威胁。强权组织的受益者，包括数百万接受政府再分配的收入的人，也会对主权个人的新自由非常不满。这会很好地说明一个道理：“屁股决定立场”。

有时候我想知道，为什么自己会为一小撮陌生人的命运，感到如此深沉的痛苦？他们在数百英里外的球场上，与另外一群陌生人比赛。答案很简单，因为我热爱我的球队。虽然有风险，但投入关心是值得的。竞技让我热血沸腾，心潮澎湃，充满自豪。我喜欢冒险，在赛场上，生命更加鲜活。

——克雷格·兰伯特

但是，如果把未来转型危机中产生的所有敌对情绪，都归结为以他人为代价来满足自己欲望的思想，也是一种误导。它其实涉及更多层面。人类社会的特点表明，对于即将到来的勒德式反应，必然会发生道德层面的误导。你可以把这种反应看成是，赤裸裸的欲望戴着一顶道德的假发。在激发行动方面，自以为是的愤怒，要比自觉的自私自利有力得多。20 世纪公民神话的魅力虽然正在迅速消退，但它并不缺乏真正的信徒。正如克雷格·兰伯特引用的这段话，很多人需要归属感，他们渴望成为群体中的一员。同样的认同需求，可以激励体育爱好者成立组织，也可以激励很多人成为党员。20 世纪的每个成年人，都被灌输了 20 世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。工业社会的道德残余，至少会刺激一些新勒德分子对信息技术发起攻击。

这些可能发生的暴力行径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认为它属于一种“道德上的不合时宜”，也就是把一个经济阶段的道德标准，应用到另外一个阶段。每个经济阶段，都有它自己的道德准则，以便在该特定生活方式下的人们，在面临选择时，能够克服它特有的动机陷阱。就像一个农业社会的人，不会按照爱斯基摩人的道德准则去生活；信息社会的道德标准，也不会满足 20 世纪国家的需求，因为后者的道德是为了促进一种好战的工业国家的成功。我们将解释其中的原因。

在未来的若干年内，道德上的不合时宜，将在西方的核心国家出现；就像在过去的五个世纪，人们在边缘国家所看到的那样。西方的殖民者和远征军，在遇到狩猎和采集的原住民，以及那些依然为农耕社会的民族时，就激发了上述的危机。

当新技术被引入到不合时宜的环境中，势必造成社会混乱和道德危机。基督教的传教士，能够成功转化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可以归功于，外部突然强加的权力变革导致的地方危机。

从 16 世纪，到 20 世纪的上半叶，这样的遭遇一次次地发生。我们预计，在新千年的初期，随着信息社会取代那些按照工业路线组织的社会，类似的冲突也将上演。

1.14 对强权的怀旧

信息社会的兴起，不会受到普遍的欢迎，不会被所有人视为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历史新阶段。每个人都会感到一些疑虑，即使是从中获益最多的人，也不例外。很多人会敌视破坏领土民族国家的创新。

任何形式的激进变革，都会被视为是江河日下，越来越糟，这是人类的一个本性。

五百年前，勃艮第公爵身边的臣仆们会说，破坏封建主义的创新是邪恶的，他们认为世界正在迅速地下滑；而后来的历史学家看到的，则是人类潜力大爆发的文艺复兴。同样，有一天，从下一个千年的角度看，信息革命可能被认为是新文艺复兴式的发展；但在二十世纪疲惫者的眼睛看来，却是可怕的。

在这种新的发展方式下，感到受冒犯的人，或者丧失竞争优势的人，他们的反应可能会极不友好。在这场向新型社会组织的激烈过渡中，遭遇这些新卢德分子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对每个人来说，都是一个坏消息。

准备好躲避吧。因为变化的速度太快，远远超过活着的人在经济和道德上的适应能力。可以预计，尽管信息革命有解放未来的伟大使命，但它将遭到愤怒的抵制。

一系列的转型危机摆在面前，你必须理解并为敌对情绪做好准备。随着时间发展，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过时的国家和国际组织，将被证明不足以再应对新的、分散的、跨国经济的挑战。通货紧缩的悲剧，类似 1997 年和 1998 年，席卷远东、俄罗斯，并传染了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，将会零星地不断爆发。

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对现代国家的颠覆，超过自哥伦布航海时代以来，其他任何对统治地位的政治威胁。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。因为当权者对破坏其权威的发展，很少和平以待。这一次也不例外。

新旧之间的冲突，将会影响新千年的最初几年。我们预计，这将是一个充满巨大危险和回报的年代。在某些领域，文明的程度可能大大降低，而在其他方面，发展则是空前的。越来越有自治能力的人，和破产的绝望的政府，将在一个新的文明分野中互相对峙。我们期待在这次转型结束之前，看到主权性质的彻底改组，和政治的实质性死亡。国家对资源的支配和控制将被取代，政府现在提供的几乎所有服务将注定被私有化。我们将会书中探讨，由于无可避免的原因，信息技术将摧毁政府就其服务进行收费的能力；而这些服务，对你以及其他付费的人来说，原本就是物非所值的。

1.15 通过市场实现主权

仅仅在十年前，很少有人能够想象，面对领土上的民族国家，通过市场机制，个人能够实现越来越大的自主权。现在，所有的民族国家，都面临着破产和权威的迅速消解；尽管依然强大，但它们保有的是抹杀的权力，而不是令人言听计从的权威。它们的洲际导弹和航空母舰，已经变成了文物，就像封建时代的最后一匹战马，威风凛凛，但毫无用处。

通过改变资产创造和保护的方式，信息技术可以使市场急剧地扩张。这完全是革命性的。事实上，它对工业社会的革命力度，将超过火药对封建农业社会的。2000 年的变革，意味着主权的商业化和政治的死亡；就像枪支意味着基于宣誓的封建主义的消亡。公民意识将走向骑士精神的道路。

我们相信，个人经济主权的时代即将到来。正如曾经被“国有化”的钢铁厂、电话公司、矿山和铁路，在世界各地被迅速私有化一样，很快你将看到私有化的终极形式——个人的全面非国有化。在新的千年，主权个人不再是国家的资产，不再是国库资产负债表上一个事实的项目。在 2000 年的转折之后，非国有化的公民，不再是我们所熟知的公民，而是政府的客户。

1.16 带宽超越边界

就像封建主义崩溃之后的骑士誓言一样，民族国家针对公民身份的各种条款和条件，在主权商业化之后将会过时。21 世纪的主权个人，在与国家强权的关系中，不再是一个被征税的公民，而是在一种“新型逻辑空间”运作下的政府的客户。

他们将为自己所需要的、最低限度的政府讨价还价，并按照合同付款。与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所习惯的不同，信息时代的政府，将通过新的原则组织起来。一些司法管辖区和主权服务，将建立在一种“同类匹配”的系统上；在这个系统中，亲密关系，包括商业好感，是虚拟管辖区获得忠诚的基础。新的主权国家，还有可能是中世纪组织的延续，虽然这种情况很罕见。例如有 900 年历史的耶路撒冷、罗德岛及马耳他圣约翰主权军事医院骑士团，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马耳他骑士团。该组织是一个富裕的天主教团体，目前有 1 万名成员，年收入达几十亿。

马耳他骑士团发行自己的护照、邮票和货币，并且与 70 个国家（现在有 100 多个）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。在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它正在与马耳他共和国谈判，以重新获得圣安杰洛堡的所有权。占有这个城堡，会使骑士团弥补他们缺少的领土要素，然后可以被承认为一个主权国家。马耳他骑士团有望再次成为一个微型的主权国家，它悠久的历史，使其能够很快被合法认可。在 1565 年的马耳他之围中，正是骑士团从安杰洛堡击退了土耳其人。事实上，在那之后，他们统治马耳他很多年，直到 1798 年被拿破仑驱逐出境。如果马耳他骑士团在未来几年内回归，那将是再清楚不过的一个证：法国大革命之后迎来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，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插曲。在人类历史上，多种主权形式同时共存才是一种常态。

铱星卫星电话网络（今天的话就是马斯克的星链计划），是另外一种特殊的后现代主权模式，它也是建立在“同类匹配”的基础之上的。乍一看，你可能会觉得，把蜂窝电话服务当作一种主权很奇怪；然而，铱星公司已经被国际普遍承认为一个虚拟的主权国家。铱星是一种全球移动电话服务，通过它，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，从新西兰的费瑟斯顿到玻利维亚的查科，你都可以用一个独立的号码接听电话。考虑到全球电信的结构，为了使电话能够转接到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铱星用户，国际电信当局必须接受铱星是一个虚拟国家，有自己的国家通信代码，即 8816。从一个由卫星电话用户组成的虚拟国家，到网络上跨国界的、连接更紧密的虚拟主权社区，从逻辑上说，是很短的一小步。自从晶体管被发明以来，带宽，或者说通信媒介的承载能力，相对于计算能力，一直在成倍地增长。按照设想，如果这个趋势延续下去，那么在千年之交后不久，带宽将足够强大，使“元宇宙”（metaverse）能在技术上得以实现。元宇宙是科幻小说家尼尔·斯蒂芬森在几年前构想出来的一个网络世界，它是一个密集的虚拟社区，有着自己的法律。

我们相信，随着网络经济不断繁荣，它的参与者必将会想方设法，去规避民族国家不合时宜的法律。新的网络社区，至少会像耶路撒冷、罗德岛及马耳他圣约翰主权军事医院骑士团一样富有，并有能力争取自身利益。事实上，借助影响深远的通信和信息战技术，他们将比骑士团站得更稳。我们还将探讨其他一些分散型的主权模式。在这些模式中，小型团体可以租赁弱小民族国家的主权，经营他们自己的经济庇护所，就像今天被广泛许可的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一样。

在未来，怎样描述主权个人之间，以及他们和残留的政府之间的关系，可能需要一套新的道德词汇。

我们猜测，当这些描述新型关系的术语成为社会的焦点时，很多来自 20 世纪民族国家“公民”时代的人，会非常生气。国家的终结和“个人的非国有化”，将使一些曾经被热烈拥抱的理念，变得没有市场；如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，因为这些理念的前提是即将被淘汰的权力关系。随着虚拟社区的凝集力越来越强，他们将坚持依照自己社区的法律去承担责任，而不是某个前民族国家的法律，仅仅因为他们碰巧生活在那里。就像在古代和中世纪，同一地理 30 区域内，多种法律体系将再次共存。

在火枪大炮面前，身穿盔甲的骑士妄图维护自己的权力，注定一败涂地；同样，现代的民族主义和公民概念，也必将被微处理技术所终结。它们会落得一个滑稽的下场，就像 15 世纪神圣的封建主义原则，在 16 世纪沦为笑柄一样。在转入 2000 年之后，20 世纪所珍视的公民观念，对新的几代人来说，搞笑且不合时宜。

21 世纪的唐吉珂德，不是为复兴封建主义而战斗的骑士，而是一个穿着棕色西装的官僚，一个满脑子想着审计公民的税吏。

1.17 边区 (March) 法律的复兴

除了在最广泛的意义上，我们很少把政府看作是一种竞争性的实体；因而，现代人对主权的范围及其可能性的直觉已经萎缩了。在过去，权力往往是分散的，管辖是重叠的，不同类型的实体行使着主权的一种或多种属性；在这种权力等式中，很难有某个集团能稳定地保持垄断地位。名誉上的最高统治者，在下面并没有多少权力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少见。现在，比民族国家弱小的政府，它们在地方施加权力的垄断地位，就面临着持续的竞争。这些竞争，曾经改变了控制暴力和吸引效忠的形式，而新的改变很快就会出现。

当领主和国王们的势力单薄，往往就会出现一种现象：对同一块边境地区，有一个或多个团体主张权力，而任何一方都无法占据决定性的支配地位。在中世纪，有很多的边疆或“边区”(March)。在这些地方，主权重叠，暴力丛生。边区在欧洲存在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，广泛存在于凯尔特人和英特兰人控制的爱尔兰地区之间，在威尔士和英格兰、苏格兰和英格兰、意大利和法国、法国和西班牙、德国和中欧的斯拉夫人边境之间，以及在西班牙的基督教王国和格拉纳达的 31 伊斯兰王国之间。边区形成了独特的制度和法律，在下一个千年，我们很可能会重温它们。在边区，由于存在两个相互竞争的当局，住在这里的人很少交税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往往可以选择遵循谁的法律，通过“宣誓”或“封租”等法律方式。这些法律概念和方式现在都不复存在了；我们认为，它们将会成为信息社会法律的明显特征。

1.18 超越国籍

在民族国家之前，要历数存在于世的主权数量，是很困难的，因为行使权力的组织多种多样，错综复杂。这种情形将会再次发生。在民族国家的体系中，领土之间的分界线往往被划定得非常清晰，并固定为边界。到了信息时代，边界将会再次模糊不清；在新的千年里，主权将再次被分割；新的实体将会出现，它们将会履行部分被我们认为专属于政府的职能。

其中一些新的组织，如圣殿骑士团和中世纪的其他宗教军团，可能会掌握庞大的财富和军事力量，但并不控制任何固定的领土。它们的组织原则，将与国籍完全无关。中世纪宗教团体的成员和领袖，他们在欧洲各地的统治权威，无论在何种意义上，都绝非来源于国籍身份。他们具有不同的种族背景，宣誓忠实于上帝，而不是同一种族成员间的亲缘关系。

1.19 赛博空间的商业共和国

你还会看到，具有半主权地位的商人和富人的协会将再次出现，例如中世纪的汉萨同盟。在法国和佛兰芒集市上经营的汉斯同盟，后来吸纳了六十多座城市的商人。汉萨同盟，在英语中是一个重复的命名，直译为“联盟式同盟”，由日耳曼 32 商人行会组成，为其成员提供保护以及谈判贸易条约。在新的千年里，这种实体将重新崛起，代替苟延残喘的民族国家，在不安的世界提供保护，促进契约的履行。

简而言之，那些满脑子 20 世纪工业社会公民神话的人，对未来的期望会遭到挫败。其中包括对民主社会的幻想，这些幻想，曾经让天才和智者们都心驰神往。

它们假设的前提是，社会应该以政府希望的任何方式演进，当然，最好能根据民意调查和严格统计的选票。过去的 50 年，完美正确地体现了这一点。但现在，它已经不合时宜了，就像生锈的烟囱，是工业时代的产物。公民神话不仅反映出一种思维定式，认为社会问题可以通过工程方法解决；也表现出一种错误的信心，以为在未来仍然像在 20 世纪，资源和个体在政治强权面前脆弱不堪。我们对此表示怀疑。我们相信，市场的力量，而不是政治上的多数，将推动社会进行重新的自我配置，以某些公众舆论既不理解也不欢迎的方式。到那个时候，认为历史将向人们期望的方向发展的观点，将被证明是多么地天真和充满误导性。

因此，你必须重新看待这个世界，这至关重要。由外向内看进去，重新分析你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，从而获得新的认识。当传统思维和现实脱节的时候，如果你不能超越传统思维，那将沦为迷失方向的猎物。迷失方向是未来的流行性疾病，它导致错误的决定，进而威胁你的事业、投资和生活方式。

宇宙，当我们了解它时，就会获得奖励；当我们不了解时，就会遭到惩罚。当我们理解宇宙的规律，就能心想事成，幸福快乐；反之，如果我们跳下悬崖，试图振臂飞翔，宇宙会令我们粉身碎骨。

——杰克·科恩和伊恩·斯特沃特（JACK COHEN AND IAN STEWART）

1.20 打开新视野

要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做好准备，你必须理解，为什么它将与大多数专家告诉你的不一样。这需要仔细研究社会变革的隐形原因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我们尝试了一种非正统的分析方法，称之为“大政治研究”（megapolitics）。在之前出版的两本书《血流成河》（Blood in the Street）以及《大清算》（the Great Reckoning）中，我们提出来，社会变革的最重要原因，不存在于政治宣言或者已故经济学家的

声明里，而是隐藏在改变权力的运行边界的要素之中。通常来说，气候、地形、微生物和技术的微妙变化，会改变暴力的逻辑；它们变革了人们组织生计及自我保护的方式。

请注意，我们理解世界变化的途径，与大多数预测型专家的都大相径庭。我们不会假装，在某个特定的“主题”上，比那些在上面投入了整个职业生涯、积累了高度专业知识的人，懂得还要多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不是任何方面的专家；与此相反，我们是从外面看进去，堪称门外汉。我们是在做出预测的主题的“周边”进行研究，最重要的一点是，看到必然的边界划在哪里。当边界发生变化，社会必然随之改变，无论人们是否心甘情愿。

在我们看来，理解社会演进的关键，是抓住决定是否使用暴力的成本要素和回报要素。人类社会的每一个阶段，从狩猎部落到庞大帝国，都是由大政治的各个因素相互作用所决定的，流行的说法就是“自然法则”。无论何时何地，生命都是复杂的。羔羊和狮子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，在边缘展开互动。如果狮子突然更加迅猛，就能捕获现在抓不住的羊羔；如果羊羔突然长出翅膀，狮子就会饿死。

利用和抵御暴力的能力，是左右边缘地带生命体的关键变量。

把暴力放到大政治理论的核心，是完全有必要的。对暴力的控制，是人类社会的每个阶段都面临的最大困境。正如我们在《大清算》中所写到的：

人们之所以诉诸暴力，是因为能够得到回报。可以说，一个人如果想要钱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拿别人的。一支军队夺取油田和一个暴徒抢夺钱包，完全是一回事。就像威廉·普莱费尔所说，权力“总是寻求通往财富的最现成的道路，那就是攻击已经拥有财富的人。繁荣富裕所面临的挑战，正是因为某些情况下，掠夺性暴力能收获丰厚的回报。战争可以改变一切，它改变规则，改变资产和收入的分配，甚至生杀予夺。暴力确实好使，就是这一点，让它难以被遏制。

从这些角度思考，帮助我们成功预测了一系列的事态发展；而这些发展，是消息灵通的专家们认为绝不可能发生的。例如，1987年出版的《血流成河》，是我们研究目前正在进行的大政治革命的最初尝试；当时我们认为，技术的变革正在破坏世界权力的平衡和稳定。我们的主要观点如下：- 美国的优势正在下降，这将导致经济失衡和经济危机，可能再次发生1929年式的股灾。这个观点遭到了专家们的一致否定。然后短短6个月内，1987年10月，全球股市迎来了本世纪内最猛烈的抛售和震荡。

- 我们告诉读者，等着看共产主义的崩溃吧。这一次，专家们又笑了。然而，1989年，“出人意料”的事情发生了，柏林墙倒塌，从波罗的海到布加勒斯特，共产主义政权被民主革命扫荡一空。

- 我们解释道，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从沙皇手里继承的多民族帝国，将会“不可避免地分崩离析”。1991年12月底，锤子镰刀旗最后一次从克里姆林宫降下，苏联不复存在。

- 在里根政府进行军备竞赛的高峰期，我们指出，世界即将迎来全面的裁军。

人们要么觉得荒谬，要么觉得不可能。然而，在随后的七年里，出现了一战结束后最大规模的裁军。

- 当北美和欧洲的专家都指着日本，相信政府可以成功地控制市场时，我们不以为然。我们预测，日本金融资产的繁荣将以破产而告终。柏林墙倒塌后不久，日本的股市崩溃，价值被腰斩。我们还认为，它最终的低点，可能相当于甚至超过，1929年股灾华尔街遭受的89%的损失。

- 从中产家庭到全球最大的房地产投资者，当每个人都相信房地产只涨不跌的时候，我们警告说，房地产的崩溃即将到来。四年之内，由于房地产衰退，全世界的房产投资者损失超过 1 万亿美元。

- 早在专家们还没意识到的时候，我们就在《血流成河》中指出，蓝领工人的收入在下降，而且肯定将长期持续下降。在我们今天写这本书的时候，差不多十年后，沉睡的世界才终于开始意识到这是真的。美国的平均时薪已经低于艾森豪威尔第二任期时的水平。1993 年，按定值美元计算，美国年平均时薪为 18808 美元；1957 年，当艾森豪威尔第二次宣誓就职时，美国的年化平均时薪为 18903 美元。

虽然事后证明，《血流成河》里的预测惊人地准确，但是仅仅在几年前，它还被那些固守传统思维的人认为是无稽之谈。1987 年，《新闻周刊》的一位评论家，把我们的分析斥为是“对理性的不假思索的攻击”，反映出工业社会后期封闭的精神氛围。

你可能会觉得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像《新闻周刊》和类似的出版物，会认识到我们的分析路线的价值，看到它揭示出一些关于世界变化的真知灼见。根本没有。

和《血流成河》一样，《大清算》的第一版也遭到敌视，被嗤之以鼻。多家类似《华尔街日报》这样的权威媒体，断然否定我们的分析，认为它们就是“你的笨阿姨”在唠叨。

随他们笑吧。事实证明，《大清算》中预测的，并不像传统的卫道士所假称的那么荒谬。

- 我们延伸了对苏联灭亡的推论，探讨了俄罗斯及其他前苏国家面临的问题，如日益严重的内乱，恶性通货膨胀，以及生活水平的下降。

- 我们阐释了 1990 年代将是缩减规模的十年，其中就包括，政府及商业实体首次在全球范围缩减规模。

- 我们还预测，对收入再分配的条件要进行重大的调整，重新定义，福利水平将大幅降低。从加拿大到瑞典，都出现了财政危机的苗头，美国的政客们也开始谈论“结束我们所知的福利”。

- 我们预测并分析，“世界新秩序”将被证明是“世界新乱序”。早在波斯尼亚的暴行占据新闻头条之前，我们就警告，南斯拉夫将陷入内战。

- 在索马里陷入无政府状态之前，我们指出，非洲即将崩溃的政府，会导致那里的一些国家事实上被接管。

- 我们还预测并论述了，激进的伊斯兰教会取代马克思主义，成为与西方对抗的主要意识形态。在俄克拉荷马爆炸案和世贸中心被炸毁的几年前，我们就点明了，为什么美国面临的恐怖袭击将会激增。

- 在洛杉矶、多伦多和其他城市的骚乱登上新闻头条之前，我们就预见，城市中少数族裔的犯罪亚文化，将导致暴力犯罪四处弥漫。

《大清算》还提出了一些有争议的论点，没有得到完全证实，或者说没有达到我们预计的发展水平。例如：- 我们认为，日本的股市会沿着 1929 年后华尔街的道路走下去，导致信贷崩溃和经济大萧条。不过，虽然西班牙、芬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失业率超过了 30 年代的水平，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也确实经历了局部的萧条，但是没有出现 30 年代全世界经济内爆的系统性信贷崩溃。

- 我们曾预测，前苏联指挥控制系统的崩溃，会导致核武器扩散到一些小国家、恐怖组织和犯罪团伙手中。令人庆幸的是，这种情况并未发生，至少没有达到我们担心的程度。不够据新闻报道，伊朗在黑市上购买了几件战术核武器。

更令人担忧的是,《伦敦时报》于1998年10月7日报道,”根据一家主要的阿拉伯报纸的消息,流亡的沙特亿万富翁、恐怖主义领袖乌萨马·本·拉登,已经从前苏阵营的某中亚国家获得了战术核武器”。也就是说,这些从前苏流出的核武器,目前还没有正式确认部署或使用。

-我们还论述了,“禁毒战争”会反过来颠覆警察和司法系统,特别是在毒品泛滥的国家,如美国。每年收获数百亿隐形的垄断利润,使得毒贩有能力也有动力,去腐蚀表明上很稳定廉洁的政府。虽然世界上的媒体偶尔会刊登一些报道,暗示毒资对美国政治体系高层的渗透,但这远不是故事的全部。

1.21 见他人所不见

尽管有一些错误的地方,或者根据现在已知的情况看是错误的,但我们的预测成绩甚是可观,经得起检验。1990年代所发生的、未来的经济史要处理的很多课题,在《大清算》中都有预测或预计和解释。我们的预测,并不是对趋势的简单外推或延伸,而是认识到二战后被视为正常的东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背离。我们曾经警告过,1990年代将与之间的50年迥然不同。翻阅1991年到1998年的新闻头条,不难发现,《大清算》的预测几乎每天都在得到证实。

我们所看到的,不是孤立的现象,或者一时一地的麻烦,而是来自同一条断层线的冲击和震荡。旧秩序正在一场大政治的地震上颠簸,而这场地震将颠覆原有的体制,改变有头脑的人看待世界的方式。

毫无疑问,暴力决定着世界的运行和变化,并在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;但奇怪的是,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这一点。在大多数政治分析家和经济学家看来,暴力好像只是一种轻微的刺激,就像在蛋糕周围嗡嗡作响的一只苍蝇,而不是烘焙它的厨师。

1.22 另外一位研究大政治的先驱

实际上,关于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,有清晰思考的人少之又少,以致于关于大政治分析的著作,只需一张纸就能列完。

在《大清算》中,我们借鉴了一本大政治分析的经典,并详细阐述了其中的论点。

这本书是威廉·普莱费尔(William Playfair)的《强盛国家衰落的永恒原因》(An Enquiry into the Permanent Causes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Powerful and Wealthy Nations),出版于1805年,早已被世人所遗忘。另外,弗里德里克·莱恩(Frederic C. Lane)的作品,是我们的出发点之一。莱恩是一位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,关于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,他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,写了几篇相关文章,洞若观火,清晰透彻。其中最全面的应该是“有组织暴力的经济后果”,发表在1958年的《经济史杂志》上。除了少数专业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之外,鲜有人阅读,大部分看过的人好像也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。和普莱费尔一样,莱恩的著作,也是写给当时还不存在的读者的。

1.23 对信息时代的洞察

早在信息时代之前，莱恩就发表了他的作品，探讨暴力和战争的经济意义。他写这些东西，并不是提前预见到了微处理技术及其他技术革新；但是，他对暴力的洞察，为我们理解信息革命下的社会重构，建立了一个框架。

莱恩为未来打开的窗口，来自于他窥视过去的窗口。他主要研究中世纪的历史，特别是威尼斯，一个在暴力的世界中崛起又沉沦的贸易城邦。在思考威尼斯兴衰成败的过程中，莱恩注意到一些东西，可以帮助你认识未来。他看到了这样的事实：在决定“如何利用稀缺资源”的问题上，怎么组织和控制暴力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我们相信，莱恩关于对暴力的竞争的分析，会对我们理解信息时代的生活变迁有诸多启示。但是，这么抽象的不时髦的观点，不要指望大多数人能注意到，能跟得上的人就更少了。世人的注意力，都盯在充满谎言的政治辩论和刚愎浮夸的名人身上，大政治的蜿蜒迂回，依然无人理会。

普通的北美人士，可能会浪费百倍的时间在 O.J. 辛普森和莱温斯基身上，相比于他们对微处理技术的关注。而正是这些技术，将淘汰他们的工作，颠覆他们赖以获得失业补助的政治制度。

1.24 期望的幻觉

并不是只有窝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，才有这种忽视根本重点的习性。各式各样的专家并没有好到哪里去，他们看到的也只是民族国家的一个假象，认为是人们持有的观念决定了世界变化的方式。一些看上去老谋深算的分析家们，沉溺于各种解释和预测，把历史的重大变迁理解为是人们的期望推动的。就在我们写《再见，民族国家；你好……未知？》的时候，在《纽约时报》的社论版上，出现了一篇文章，很显著地反映了上述推理，作者是尼古拉斯·科尔切斯特。不只是这篇文章的主题——民族国家之死，也就是我们讨论的话题；更重要的是，科尔切斯特把他自己作为一个标杆，来反射我们的思维方式与常规之间有多么大的差距。科尔切斯特不是一个普通人，他的作者身份是《经济学人》情报部的编辑部主任。

如果有谁可以对这个世界形成一种现实的观点，那应该就是他。而他在文章中多处明确指出，从逻辑上说，“世界政府的到来”势不可挡。

他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民族国家已经摇摇欲坠，没办法再控制经济的力量。

在我们看来，这种假设近乎荒谬。仅仅因为一种治理方式失败了，就认为某种特定的新型治理方式必然会出现，这简直就是谬论。按照这种推理，海地和刚果早该有更好的政府了，因为他们之前的政府明显不行。

在北美和欧洲少数思考上述议题的人中间，科尔切斯特的观点得到广泛的认同。

但他完全没有考虑到，是更宽宏的大政治力量，决定了某种政治制度的实际可行性。本书的重点就在于此。把正在塑造新千年的技术纳入视野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世界政府，而是微型政府，甚至更接近无政府的状态。

人人按规则行事，而暴力在决定规则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，就这一主题的严肃分析，我们看到了

几十本云遮雾罩的书，里面写的都是小麦补贴；还有几百本神神道道的书，都在讲货币政策。对于真正决定历史进程的关键因素，这种思考上的不足，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，为什么过去几个世纪以来，权力的配置能保持相对的稳定。睡在河马背上的小鸟，不会想到失去栖息地，直到河马活动起来。

梦境、神话和幻想，在为所谓的社会科学提供信息方面发挥的作用，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要大得多。

暴力的角色，在关于经济公正的大量文献中，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。关于经济的公正与不公正，已经有数以百万级的文字在述说、在描述，每一页都可以用来仔细分析，暴力如何塑造了社会，并设定了经济运行的边界。然而，现代语境下关于经济公正的表述，却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：社会是由一种强制性工具支配的，这种工具如此强大，它可以夺走生命中一切的美好，然后重新分配。而事实上，这种权力只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几代人身上；现在，它正在衰退。

1.25 社会保障的老大哥

在 20 世纪，工业技术的发展，使政府掌握了前所未有的控制手段。有一段时间，政府对暴力的垄断越来越高效，留给个人自主的空间越来越小，看上去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。在本世界的中叶，没有人会期望主权个人的胜出。

根据当时看到的证据，20 世纪中期一些最睿智的观察家确信，民族国家权力的集中，将会导致对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极权统治。在乔治·奥威尔的《1984》（1949 年出版）中，老大哥看着每个个体徒劳地挣扎，想维持他们自主和自尊的余地。

而这似乎是一场必败的抗争。弗里德里希·哈耶克的《通往奴役之路》（1944 年出版），以更学术性的视角论述了，自由在被一种新的控制经济的方式所剥夺，国家正在成为一切的主宰。

这些作品，都是在微处理技术出现之前写的。而微处理，以及它孵化的一系列其他技术，提高了小型团队乃至个人独立于中央权威运作的的能力。尽管哈耶克和奥威尔这样的观察家都目光如炬，但他们过于悲观。历史已经展开了它的惊喜。共产主义极权勉强撑过了 1984 年。如果政府能够成功压制微处理技术的解放力，下一个千年，还将出现一种新型的农奴制。但更有可能的是，我们将看到前所未有的机遇，以及个人的自主和自治。我们的父辈所担心的事情，也许将被证明根本不是问题；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、永恒不变的社会特征，现在看起来注定会消失。无论必然性给人类的选择设定的边界在哪里，我们都会做出相应的调整，然后重新组织生活。

1.26 做预测的风险

毫无疑问，就社会组织以及将组织紧密连接起来的文化，试图对它们深层次的变化做出预测和解释，会使我们小小的尊严受到威胁。人们做出的大多数预测，如果放到很长的时间范畴内，读起来都很蠢。而且他们设想的变化越剧烈，下场越难堪。世界没有终结。臭氧层没有消失。即将到来的冰河世纪，融化在全球变暖之中。与所有的警报相反，石油也没有枯竭。安特罗伯斯先生，《九死一生》（the Skin of our teeth，一部戏剧，关于人类生活的三部曲，译注）中的普通人，避开了冰冻，躲过了战争和经

济崩溃的威胁，并且无视专家报告的警示，自然地老去。

大多数“揭示”未来的预言，很快都沦为了笑料。即使为了自己的面子，人们有很强的动机做出尽可能清晰的思考，但是，前瞻性的眼光也往往被证明是短视的。

1903年，梅赛德斯公司说，“全球的汽车数量永远不会达到100万辆，原因很简单，全世界不可能有100万名技工，能够被训练成司机。”认识到这一点，我们本应该闭嘴的，但是没有。我们不害怕站在队伍中，迎接应得的嘲笑。如果我们大错特错，后人可以尽情嘲笑，假如有人记得的话。敢于表达，就甘冒犯错的风险。我们还没有僵硬无用到害怕犯错的地步，远远没有。我们宁愿冒险提出可能对你有帮助的想法，也不想因为事后回顾起来可能有些夸大或尴尬，而憋在心里不说出来。

正如阿瑟·克拉克（Arthur C. Clarke）睿智地指出，预测未来经常会失败，两个首要的原因是“缺乏勇气和缺乏想象力”。在这二者当中，他写到：“缺乏勇气似乎更加常见。有时候，即使给定了所有相关的事实，那些冒牌的预言家也看不出来，它们指向一个必然的结论。有些失败是如此滑稽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”如果我们对信息革命的探索，与未来的现实在哪些方面不符，这当然不可避免，但原因更多是因为我们缺乏想象力，而不是缺乏勇气。预测未来始终是一个大胆的举动，因为它激发人们的怀疑。也许时间会证明，我们的推断谬之千里。但是，与诺斯特拉达穆斯不同，我们不会假装自己是预言家。我们不会在一碗水里搅动魔棒，或者使用占星术。我们也不会写神秘的诗句。我们的目的，是就某些对你至关重要的问题，提供一份清醒、独立的分析。

我们的观点可能被视为异端，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感到有义务讲出来，不然的话，它们就没机会被听到。在工业社会晚期封闭的精神氛围中，思想已经不像它应有的那样，可以通过当前的媒体自由地传播。

本书是我们一起写的第三本，它出于建设性的精神，延续了《血流成河》与《大清算》，分析了正在发生的历史大变革的各个阶段。这是一场思维的练习。本书重点探讨工业社会必然死亡，社会将以新的形式重构。我们预期在未来的几年，会看到惊人的发展悖论。一方面，随着主权个人的崛起，我们将看到一种新式自由的实现，并有望见证生产力的彻底解放。与此同时，我们期望看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死亡。20世纪成长起来的、被西方人视为理所当然的、诸多关于平等的保障，也势必随之烟消云散。我们预计，现在人们所熟知的代议制民主，将逐渐消失；取而代之的是来自网络市场上新的民主选择。如果我们推论正确的话，下个世纪的政治，将比我们已经习惯的政治更加多样化，但重要性会大大降低。

我们相信本书的论点并不难理解，尽管它穿越的领域类似知识上的荒郊野岭和穷街陋巷。如果书中有什么地方晦涩难懂的地方，那不是因为在耍机灵，或者在含糊其辞，像某些所谓的预言家发表的神秘声明。我们绝不会模棱两可。如果我们的论点不够清晰明确，那是由于我们写作能力的不足，没能把引人注目的观点表达得浅显易懂。和大多数预言家不同，我们希望读者能够理解甚至复制我们的思路。它不是出于灵异的遐想或者行星的回旋，而是基于老派的、不讨人喜欢的逻辑。正是基于逻辑，我们认为微处理技术必将颠覆和摧毁民族国家，同时创造出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。一种簇新的生活方式正在到来，比你想象的更早更快；但你至少可以预见到其中的一些细节，这既有必要，也是完全可能的。

1.27 预测未来的讽刺性

几个世纪以来，第二个千年的结束，一直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。805 年前，圣·马拉奇就把 2000 年定为最后审判的日期。美国通灵师埃德加·卡伊斯在 1934 年说，在 2000 年，地球的轴心将发生移动，加利福尼亚将裂为两半，纽约市和日本将没入大海。日本的火箭科学家板川秀夫在 1980 年宣布，1999 年 8 月 18 日，众行星将排列成“大十字”，地球将遭受大范围的环境灾害，人类生命因此终结。

这些天启式的幻觉，后来遭到无尽的羞辱和嘲笑。公元 2000 年，虽然是一个气势磅礴的整数，但也只是西方采用的基督教历法的一个随意产物。其他文化中的历法和纪年系统，计算每个世纪和千年的起点与此不同。例如，按照伊斯兰历法，公元 2000 年就是 1378 年，不过是很普通的一年。按照中国历法，每 60 年一个轮回，公元 2000 年只是另外一个龙年；它是一个连续周期的一部分，向上延伸到过去的几千年。不过，人们对 2000 年的特别关注，不仅仅因为神学。这一年之所以被看重，除了基督教传统的加持，也受到本世纪中期信息技术局限性的影响。所谓的 Y2K 问题，也就是计算机的千年虫危机，它是潜藏在数十亿行代码中的逻辑缺陷，可以在千禧年的午夜关闭工业社会的基本元素，给人类世界带来毁灭性的打击，接近于末日状态。因为大量的计算机和微处理器使用的，是早期计算机保存和回收的软件。当时每兆字节的内存空间价格达到 60 万美元，比黄金还要昂贵。为了节省宝贵的空间，早期的程序员只用一年的最后两个数字来记录日期。这种两位数日期的惯例，被广泛应用到了大型计算机的软件当中，乃至大部分的个人计算机和嵌入式芯片。微处理器几乎可以控制一切，从录像机到汽车点火系统、安全系统、电话、控制电话网络的交换系统、工厂、发电厂、石油公司、化工厂、管道等的过程 and 控制系统等等。因此，1999 年缩写为两位数就是“99”。问题是，当“00”出现在 2000 年的时候，很多计算机机会把它读成 1900 年。这可能导致大量没有调整过的计算机和其他数字设备，无法识别日期栏中的 2000 年。

这种情况会引发大规模的数据破坏，它也意外启发了未来信息战的新潜力。在信息时代，潜在的对手可以通过引爆“逻辑炸弹”，破坏底层数据，进而瘫痪建立在该数据之上的关键系统，从而克敌制胜。比如，在一项军事演习中，如果你能攻击对飞机安全至关重要的数据，就不需要再击落它了。破坏数据，和使用物理武器一样，都能瘫痪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行。认真思考一下，就很容易发觉，它潜在的影响极其深远。例如，1997 年 12 月 14 日《伦敦邮报》报道，由于担心航空运输控制系统会出事，全球的航空公司计划在 2000 年 1 月 1 日，取消数百次航班。据波音公司称，有大量飞机需要进行千年虫修复。很多设备如果在一个无效的日期记录一个事件，就会导致混乱。操作飞机的线性计算机控制系统，如果在编程运算中得出结论，飞机的最后一次关键维护是在 1900 年，就很可能出现故障，甚至进入一个错误的死循环而崩溃。

逻辑炸弹会导致有缺陷的控制系统失灵，由此带来的致命反馈效应，可能会使很遗憾地使千年之交成为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。要知道，即使你很幸运，没有在新千年开始的时候坐在半空中的航班里，你也会被很多进入错误循环而关闭的设备所影响。

我们建议你避免使用不符合 2000 年标准的心脏起搏器，或避开醉酒的千禧狂欢者可能引起的事。如果心脏起搏器关停，电话系统可能也一样，所以救护车永远也不会来。如果你不是住在巴西或乌克兰，你也许习惯了拿起电话或打开车载电话，就能自动获得拨号音；所以，令人高兴的是，你不用关

心电话系统运作的技术细节。但事实上，电话网络交换机和路由器是高度依赖日期的。所有通话的日期和时间，都会被记录在一个日志上，这对计费至关重要。如果在 1999 年 12 月 31 日的 11:59:30 时，你打了一个一分钟的电话，在而 12 点整的时候，系统把你的通话时长计成了超过 99 年，从而发生错误和崩溃都是可能的。虽然长途电话公司正在花费巨资升级交换机，以使其符合 2000 年的要求，本地服务供应商大概也在做同样的事，但如果有哪怕一小部分公司未达到标准而停机，也会使整个网络受到影响。在 2000 年 1 月 1 日，如果你能获得一个拨号音，你就已经很幸运了。

用千年虫专家彼得·代·雅格（Peter de Jager）的话说，“如果我们不能打电话，那我们就什么都干不了。我们的电子专注，我们的交易，还有银行业务。”而千年虫故障的后果可能远不止这些。

今天还没有人知道，关键系统因千年虫问题而崩溃的话，波及面会有多大。1976 年以后制造的汽车、卡车和公共汽车，其中的嵌入式系统都不能重新编程，如果它们对日期敏感不能运行，就必须更换。（也许你不会与戴着不符合要求的心脏起搏器的人，发生交通事故，因为他们的汽车可能也无法启动。）嵌入式系统还广泛存在于所有类型的发电厂、水厂和污水处理系统、医疗设备、军事设备、飞机、离岸石油平台、游轮、警报系统和电梯。虽然很多微处理器组件的功能对日期不敏感，但它们内部的操作可能依赖于一个时钟，而这个时钟受千年虫的影响。

1.28 大型主机和 2000 年的定时炸弹

Y2K 问题最初成为关注的焦点，主要是政府和大公司的大规模指挥控制系统，涉及到部署在大型计算机上的超高交易量。因为它们在大主机上运行，而大多数软件都是几十年前开发的，基本都不符合要求。所以，彼得·雅格在 20 世纪 90 年代首次提出关于 Y2K 的警报时，主要就是针对需要升级的大型多处理器主机的操作系统。雅格先生担心，所有使用着脆弱系统的公司和政府机构，即使在几年前开始了崩溃修补计划，可能也找不到足够多精通 COBOL（旧的大型机编程语言）的程序员，来完成对日期敏感代码的修补和替换。因为这些问题还没有爆发，而且很多系统的操作者才刚刚开始评估它们的脆弱性，所以，你可以很有把握地预测，大量的大型机系统无法顺利运行到 2000 年。

这无疑是个重大的问题，因为按照现在的经济机构，除了使用计算机处理，没有其他的选择。大多数企业，如果它们的规模大到需要主机来处理业务，那么它们的生存都依赖于交易量，这么大的交易量是 19 世纪的老式文书系统无法管理的。

如果这些企业不得不恢复到使用纸张，那它们只能完成正常交易量的一小部分。

这种程度的业务下跌对收入的冲击，将危及所有公司的生存，除非是资本化程度最高的公司。

几乎所有与钱相关的东西——发票、采购和工资系统，加上库存控制和执行标准——都会被破坏。大量的数据将会丢失，因为计算机遇到 Y2K 问题时，可能会崩溃或喷涌出虚假数据。在某些情况下，如果系统能够立即崩溃，而不是以复合的方式破坏数据，直到发生大规模的故障引起人们的注意，这反而是一件好事。

当一个备份工具把源自 1999 年 4 月 7 日的文件，复制到 2000 年 4 月 1 日的更新系统中时，会发生什么情况？谁也说不准。计算机会不会把一份“1900 年”（其实为 2000 年，译注）1 月 4 日的保险

单支付收据, 理解为该保单已经违约一个世纪, 从而使该保单被取消并从文档中被删除? 对于那些跨越新千年的贷款, 银行和财务公司的计算机是否会要求支付百年的利息? 你的银行和经纪公司是否会保留你账户余额的准确记录, 并及时为你提供资金证明? 这些只能算是千年虫问题给你带来的一些有趣的窘境。